如何閱讀禪籍

芳賀洞然著
吳汝鈞譯

譯者按：本文譯自西谷啓治所編「講座禪第六卷：禪の古典——中國」一書之總論，題爲：禪籍をいかに讀む意義のか。作者芳賀洞然，爲日本人間禪教團師家。

一、

禪是謀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徹底實踐的宗教。這宗教强調修習作爲佛教眞髓、釋尊覺悟之母的禪定三昧；其目的是開啓與釋尊不異的覺悟，在覺行圓滿中成就人生。禪並不輕視智慧，但其立場却以禪定三昧爲第一義，而不取智慧與戒律。它並不如其他宗教那樣重視經論。如衆所周知，它標榜「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其基本立場，是以那些經論、祖錄爲覺悟的負累，而將之視爲第二義。如臨濟所斷言：黃卷赤軸，即那些經論祖錄，不過是把不淨拭抹去了的廢紙而已。但即使如此，禪門却遺留下較其他宗教更多的祖錄典籍，像臨濟有「臨濟錄」，其師黃蘗有「傳法心要」。對於這些祖錄典籍，禪的看法是怎樣的呢？在禪中，這些祖錄典籍，有怎樣的意義呢？簡單地作一結論說，在禪中，這些祖錄典籍，不過是有「標月之指」的意義而已。他們以爲，正確指出圓滿覺悟的月的所在，僅是作爲人們的一種指標、手段而已。但人們却往往把目的與手段倒置了，僅着眼於作爲標月之指的祖錄、典籍方面，而不見肝心之月，不把覺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過，在閱讀的時候，倘若能免除這種愚蠢，而緊記這不過是標月之指而已的話，則這標月之指的存在，即此即有其自身的意義；這與不立文字的基本立場，亦無絲毫的矛盾。明確地認識到祖錄、典籍的禪的這樣意義，心中本着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點而對待之，這是在閱讀禪籍時在心上所應持有的根本的第一心理。今我即本着這第一義的立場，向初學者率直地提出自己對有關禪籍的閱讀與玩味的方法。

二、

一言以蔽之，禪是有多種的，其性格也不一樣，且難易的程度亦有高低不同。因此，在禪籍來說，自然有其不同的閱讀與玩味方式，不能一概而論。對於這些個別的禪籍的閱讀與玩味方式，對於其各各項目，應有詳盡的徹底的解說。現在我們並不接觸

它。這裏我們只大體上把禪籍分爲若干類型，而談談其一般的和基本的性質。

禪籍之中，譬如由明末袾宏所選述的「禪關策進」，而「禪門寶訓」，以至我國（按指日本）幕末天保年間所選述的「龍門夜話」等，這些典籍的主要內容，是古人矢志於禪的修行的逸話——有關那些猛烈不退轉的求道心與血滴滴的忍苦精進，與開悟的機緣，與其後像別人那樣活潑潑地的勤作的逸話，與作爲修行上的激勵警索的垂誡及其實例等等。孤雲懷奘以平易的文章綴寫永平道元的體驗談與夜話的「正法眼藏隨聞記」，與像釋宗演的「暫且坐下」那樣的法話集，亦可歸入這樣的類型。

禪的修行，並不是容易的事。要達致禪的修行，其不可欠缺的條件，是廣大的志願與扎根於其上的不退轉的求道心，特別是作爲其發端的不屈不撓的根氣絕强的精進。就實情來說，亦有不少人矢誓「終生繼續修行」而入門，結果連見性入理的第一關門都透不過而致腰骨碎斷的。又亦有很多人好歹透過第一關門，但却不能繼續那悟後修行的根氣，而中途受挫的。就我自己來說，我沮喪於道途之艱險與自家的魯鈍，曾試圖想停止修行。我面臨這退轉的危機已不止一次了。當白隱慧鶴說「佛法虛誕，參禪無實」的話而想放棄修行時，偶然讀到手頭上的「禪關策進」的「慈明引錐自刺」一段，因而發奮，繼續修行。在我自己方面，令我振起「白隱亦人，我亦人」的大奮志的一個機緣的，是「禪關策進」，和「正法眼藏隨聞記」。這些第一類的禪籍，能不斷刷新那使人始終堅持修行的原動力的求道的大志；且極能使那大志燃燒起來。禪的修行，在達到某一階段時，雖則可以不讀禪籍，但這些所舉的禪籍却是例外。當人逢着難關而勇氣受挫時，在修行中生起迷惑時，能深刻地實地細味閱讀這些書籍，是好事。這對於自己必能起一種警覺，而刺激自己發奮努力。

三、

第二類禪籍，是那些典籍，它從教理上說明禪宗教的本質，或者解答世人對禪所抱的疑問，指出其誤解處，體系地說明禪是甚麼東西。其代表作是唐代圭峯宗密的「禪源諸詮集都序」，它站在教禪融合的立場，比較禪宗與其他宗教，而說明禪的教理。另外是夢窗疎石的「夢中問答」，它答覆足利直義的要求，從各方面來說明禪宗。還有白隱法嗣東嶺圓慈的「宗門無盡燈錄」，它就修行的階段而闡述禪的本義。這些典籍，其著作意圖，本來是要說明禪的教理與思想，闡明修行的方法與目標的；其論述，在禪籍中是最有條理的。我們雖不能說，這一定是容易理解的，但就佛教義理來說，它具有一般性的概要，在理論的思考方面，是比較容易理解的。特別是「夢中問答」，由於它具有啓蒙的意圖，故以假名交雜而書寫，對於初學者來說，亦是易懂的。「宗門無盡燈錄」由於東嶺以自己的深刻的覺悟爲基礎，而運用其豐富的佛教學的涵養，故能說明禪的握要問題。這對於修習禪的人來說，是最可信賴的優秀的入門書。不過，倘若沒有老師的指導而讀這書，對於初學者來說，要把握其眞意，恐怕會有困難吧。關於這點，我自己入門時，最初聽人提綱挈要，正是有關這書者，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事。

不過，當閱讀這些禪籍時，必須反覆思索，要在心中領會得。不用說，目前的禪，是以坐禪爲中心的徹底實踐的宗教，以實參實證爲生命的悟得的宗教；單憑理論的思考與佛教學的知識，恐怕不可能把握其眞髓。因此，有關禪的入門書，使人得知禪的知識，這並不表示眞能了解禪。自古以來，修道的順序是聞——思——修。閱讀禪籍，或者聽聞其講釋，而深入其內部，正視其所說，復次再隨有智慧的老師實地修禪，這便是所謂順序。不過，話得說回來，現代人一般的傾向，多停於聞與思的階段，滿足於知識，而不實地去修行。像只讀了藥劑的功效說明書，而不服用該藥劑，而期待藥劑的功效；讀了有關某一山嶺的說明書，便以爲登山了，而起登山的錯覺，而隨意賣弄有關山嶺的知識。我們必需說，這不過是一種愚蠢而已。不過，這種愚行的表現，正是現代知識階層的通弊。當我們讀第二類的禪的古典與禪的入門書時，應在這點上反省一下。

上面所說的第一、第二類型的禪籍，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東

西。不過，作爲禪籍來說，還不是其正宗者。一般來說，被視爲正宗的禪籍的，是以下三種類。第一種是以韻文體寫出禪的根本宗旨與禪者的悟境，像三祖僧璨的「信心銘」、永嘉玄覺的「證道歌」，石頭希遷的「參同契」等。第二種是總結了某些特定的禪僧的行錄、示衆、問答商量等東西，像「臨濟錄」、「雲門錄」，「虛堂錄」一類。第三種是多個祖師的古則因緣的選集，而添加一些垂示、頌、評唱等，如「碧巖集」、「無門關」、「從容錄」等。這三種應被視爲正宗的禪籍，但都不能以普通意義的讀書方式而得入路的。到底我們應怎樣去閱讀去玩味這些書籍呢？

四、

大抵以言語和文字來表示自己的思想與意志，而傳達至他人，這是人作爲人的特徵。人類文化的發達，與此有莫大的關連，這是不用說的。又，像巴斯噶斯所說，「人是柔弱的葦草，但却是能思考的葦草」那樣，思考、推理推論，亦是人間的最優秀的特性。不過，就標榜不立文字一點來看禪，它是嫌棄應用文字與言句的。它常說要「捨棄一切思慮分別」，而憎惡所謂思考、推理推論。就歷史上的發展來說，禪是在摒棄煩瑣的教理、教相之學與教宗之隆盛之下成立的；但我們無寧應說，這是禪自身作爲一種宗教的本質的要求。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討論，這裏暫且止之，因仍非其時也。不過，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作以下的總結。

如象所周知，禪是依據禪定三昧的力量而超越一切相對相，而打入絕對界，所謂父母未生以前的世界的。它要徹見本具的佛性，本來的面目；而更依覺悟後的修行而長養鍛鍊之，而要在一切言行云爲中自然流露出來。禪即是以此爲目標的一種修行的宗教。所謂父母未生以前的世界的消息，顧名思義，那正是言語道斷、心行路滅的；這正是冷暖自知，自肯自得的。文殊曾詢及維摩「不二法門」，維摩答以這是「無言、無說、無示、無識」，而「離諸問答」；繼而維摩出之以良久的默然。然而這一默然更勝於百千萬言的說明註解，此中有一種雄辯，一種被讚歎爲「其聲若雷」的大說法。這表示絕對界的消息，是超乎一切說明註解的，爲思考與推理推論所不能及的。要之，文字言句作爲傳送絕對界與禪覺悟的境地的消息的手段，本來是不的當的。概念的、論理的思考與說明註解，只能止於對相對界的摸索，而不能通用到絕對界。便是因此之故，禪嫌棄這些東西，而只視其作用是第二義、第三義的。

大抵人類用來傳達自己的思想與意志的最普通的方式，是利用文字言句以說明之，以概念來思考，以之爲主體而論理地敘述出來。現代學問的各種思想的傳達，便專以這種方式爲主。不過，如以上所畧說，基於宗教的本質一點，禪視此爲不適當的方式，故在表示自己的覺悟與境界時，原則上並不採此。因此，正宗的禪籍的表現，與學術書文學書的表現，在形態上縱有相似處，但在性格上却是不同的。倘若不知道這種歧異，或忽視這種歧異，而以對學術書文學書相同的態度與思想準備來閱讀禪籍，不管怎樣讀法，仍將不能得其禪籍的眞意，那是理所當然的事。當我們在閱讀正宗的禪籍時，首先要留意戒備的，即是這點。

禪便是這樣嫌棄那些依文字言句與概念而來的說明的表現的。不過，倘若無任何表現，則自亦不能將自家的意思，所謂禪之內涵，傳達至他人，而亦無問學與商量了。當然，禪並不是全面地拒斥表現的。禪家最喜用以傳達意志的方式，是以實物直截了當地如其所如而表示之，或出之以敏銳的機鋒、簡潔的行動，使對方透過體證而會得。例如，要使人明瞭火，並不說明它是紅的或是熱的東西，而以現成的火接觸之，使之受火傷，而使之徹底明白所謂火是甚麽東西。有一次，馬祖道一與懷海沙彌（後之百丈）一同在野外遊行，途中，他們以飛過的野鴨爲題材而展開問答，馬祖亟擰懷海的鼻頭，提醒他「不是正在此中麽」（「碧巖集」第五十三則）。年輕的臨濟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黃蘗希運曾三度出以三十棒（「臨濟錄」行錄）。這都是直接顯示出言語道斷的覺悟的當體，所謂禪的這箇，是甚麽東西。又，臨濟在其晚年向大衆說「在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的眞人。他常出入汝等諸人的面門」，又叱呼「未能體證到的看啊，看啊」，隨即由講台上拋露出其恐怖之面目（「臨濟錄」語錄）；又，肅宗（實

是代宗）皇帝曾要求南陽慧忠弄一「無縫塔」的設計圖，後者却一默良久置之（「碧巖集」第十八則）。這些都是禪所採取的意志傳達方式的典型事例。又南泉普願曾把作爲東西兩堂爭鬥的種因的貓吊掛起來，隨而將之一刀兩斷。其後趙州從諗聞之，一言不發，把草鞋戴在頭上而出；這種做法，不需語言，而行以權道，即圓滿地透出禪的宗旨（「碧巖集」第六十三、六十四則）。

又禪家常有棒喝方式，如所謂「臨濟之喝，德山之棒」。世間的人以此而批評禪的粗野，這是極大的誤解。實同樣地聞喝聲，亦因時間與場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動作。雖以同等的棒擊下來，亦有所謂罰棒，賞棒、或慈悲之棒之分，如臨濟謂「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而無一喝之用」。故當我們閱讀這樣的正宗的禪籍時，不要囿於文字言句與形式，而應要把這些表現細細咀嚼，眞確地求取其內涵，那是最重要的。

五、

禪家所愛好用來傳達意志的第二種方式，是象徵的、暗示的表現。禪的覺悟與境界，如先前所說及的，只是自肯自得而已，它是言語道斷，玄妙不可說的。它是不可說的，亦是不可知的。倘若强要表示的話，則可假他物來作比喻的暗示的表現，或者借特殊的「箇」來表現普遍的「全」，這是象徵的表現。不過，禪是以硬教育爲主旨的，那完全依於徹底的自力的法門。原則上，只舉一隅，其他的三隅便要靠本人的自得了。從這方面看來，禪的表現，愈趨於象徵的、暗示的意志傳達方式。

有名的金華俱胝，當別人有發問時，恆豎一指而已「「碧巖集」第十九則）。資福如寶則常劃一圓相（同上，第三十三則）。另外，當傳大士替梁武帝講金剛經時，默然對着閱書台，一聲打去，說一聲「講經終了」，便下座而去（同上，第六十七則）。這些都是禪在這方面的表現方式的典型。

以雲門文偃爲宗祖的雲門宗，重視象徵的、暗示的表現。就這點看，古人曾評其宗風爲「紅旗閃爍」。人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他答人「花藥欄」（「碧巖集」第三十九則）。人問「如何是佛」，他答以「乾屎橛」（無門關」第二十一則）。又，人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他答以「乾餅」（碧巖集」第七十七則）。又，雲門的法嗣洞山守初，當人問「如何是佛」時，他答以「麻三斤」（同上，第十二則）。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不過，喜歡用這種方式的，並不限於雲門宗。被尊爲臨濟宗中興之祖的五祖法演，被評爲具有「暗合密令」的家風；觀「無關」第三十八則「牛過窗櫺」，可見有很多暗示的、比喻的表現門。

很多人讀了這些問答對談，以爲「禪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或以爲「禪的問答，運用頓智與奇智，可算是奇詭超拔」。實際上，像雲門那些大禪者的信口開河，是不能隨意說無意義的。這些應答，觸及甚深微妙的宗旨，它們都透露出崇高的境界與深沉的內蘊。它們被視爲好像是滑稽故事的問答，那是由於讀者只在文字言句上推敲，而不能明白其境界，不能看破其內涵之故。「盲者不能見太陽的光明，此非太陽之過，乃盲者之過」，這與此正相吻合。

在禪家中，例如，一僧問大龍智洪「如何是堅固法身」，他應以「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又耽源應眞對於其師南陽慧忠所示的「無縫塔之意旨如何」的敕問，他並無說明註釋，而只答以「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滿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這充分表現出，禪是避開對於問者作直接的說明註解的，而好借詩的體裁來答覆。這是屢屢用到的一種方式。內藏有宗教眞理的詩，或總的來說韻文，稱爲偈、頌，或偈頌；以這些偈頌來表現自己覺悟與境界，帶來了禪文學的開花。唐宋以降，當時的知識階層的士大夫們，是禪宗教的有力支持者，禪即在這發展的關係上愈趨流行。以開悟時的投機的偈與臨終的遺偈爲始，在玩味古人的古則公案後，加上自己的見解，而以韻文體表現出來，這是一種方式；所謂頌古、拈古，即屬於這種表現方式，如「碧巖集」中雪竇重顯的頌那樣。在「大燈錄」中所見到的宗峯妙超的偈頌，是正宗的，而且格調很高。「寒山詩」亦可歸入這個部類。

現在的問題是，對於這些偈頌，應該怎樣去閱讀和玩味呢？最要緊的是，那些雖好像只是吟詠花鳥風月的詩，敘景詩或抒情詩，實際上却是作者的禪的世界觀、人生觀的象徵的表現。我們不要忘記，它是以文學來透露其悟境的；我們要致力於看破那隱藏在表現的內部的內蘊。例如，「寒山詩」中有「流水寒山路，深雲古寺鐘」句；亦有「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句。這都是詠山中的風物；但前者却寄有斷絕一切有無、生死等的相對相而歌頌那寂然不動的世界之意；後者則含有這樣的意思，這個差別歷然的世界，即此即是平等的世界。因此，倘若忘記了這些偈頌實即是象徵的宗教詩一點，而只從文字上面來解釋來了解，而以詩的觀點來批評其措辭的巧拙，那是不的當的。要緊的是離開文字，而發掘其內蘊。

六、

對於正宗的禪籍，倘若離開文字言句，而不能把握得禪者的內蘊，那不能算是明白了。依文解義，而不見其蘊，那不過是沒有方法的盲撞而已。又，對於禪者的內涵與境界，倘若未有最低限度的實地的修禪而通過見性入理這第一關門，仍是不能明白的。未經實際的修行而閱讀禪籍，更而對之起思慮分別，這樣解釋也不妥，那樣解釋也不妥，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已故的哲學家紀平正美博士，活躍於戰前日本思想界，他是我的大恩師。要論列這恩師的事，在人情方面，是難堪的。不過我還是要率直地說。博士有東方哲學的興趣，曾依哲學的路數來解釋「無門關」的古則因緣，而著有「無門關解釋」。但這與「無門關」的本來的主旨却完全不同。我這樣說，並非過份之談。紀平博士並沒有進行實地的禪的修行，那自然不能見性了。我現在之所以敢於這樣地批評已故的恩師，那是由於有不少現代學者，以與他所持的相同的態度來處理禪籍，不明白其內蘊，而恣意解釋，犯上種種錯誤。亦有不少讀者實際上接受其解釋的。爲此，我是感到担憂的。總之，倘若要理解禪，而修習之，則最好暫時把正宗的禪籍擱置開，而隨有智慧的禪師如法地修行，最低限度，要全力透過見性入理的第一關門。

不過，即使透過見性入理的第一關門，並不表示便可以理解禪的大師們的崇高的境界與深遠的內蘊了。就「碧巖集」與「無門關」來說，透過第一關門之後，再聽聞老師的提綱挈領，好容易才理解到一些古則。但在這方面還要長年地繼續覺悟後的修行。倘若未有鍛鍊好那磨鍊道眼的境涯，即使聽聞了老師的提綱挈領，還是不能把握其玄旨的。在修行未圓熟的階段而讀禪籍，左讀一些右讀一些，而隨便顯示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見識，那眞是危險的事，我們對此應特別愼重。大師圜悟克勤嘔心瀝血的大成書「碧巖集」，其法嗣大慧宗杲竟敢拿來燒掉，這是有名的故事。何以大慧會出此舉呢？這是由於恐怕會招來這樣的危機；倘若「碧巖集」面世了，則當時的禪僧便會爭先恐後地向這本書趨附過來，表現其一知半解的見識，而怠於作實地的修行，結果弄至「禪學盛而禪道滅」的危機。而現代日本所出現的禪的氣氛，正有類似這樣的弊風，那是我所深切憂慮的。無論如何，在禪的修行中，是禁絕空理空論的。「欲速則不達」。最重要的是勤奮地厲行覺悟後的修行，積取實參實證的功德。其結果，如能打開道眼，表現道力，逐漸提高境界的話，則即如鐵饅頭般難消化的古則因緣，其玄奧的意旨，與祖師們的內涵，便都明白了。你亦必定會體會到那甚深微妙的法味。

正宗禪籍的閱讀與玩味方式，倘若從第一義的立場言，那是極爲簡明的，一言以蔽之，讀書不如打坐。不過，讀者也許對此不會感到滿足，我們便降到第二義來，對閱讀禪籍時心頭上所應注意的事項，條列如下。

七、

第一點，應循序閱讀「碧巖集」與「無門關」。普通的書籍，大抵是依序論、本論，與結論而展開的；順着由淺入深，由低而高這樣的次序而組成的。但「碧巖集」與「無門關」却不是這樣構成的。因此，編號在先的那些則錄，並不一定是爲初學者而設的。如「碧巖集」第八的「翠巖夏末」一則，事實上，它是境

界最高的末後向上的一則。是故，對於普通的讀者與初學者來說，到底那些則錄是便於初學的，那些則錄是較高深的，那是不易把握的。倘若各位一定要閱讀的話，則可參考立田英山的「新編碧巖集講話」與「新編無門關提唱」；那是依「碧巖」百則、「無門關」四十八則由淺入深，由低而高的順序而編排的。

第二點，在禪的講習中，對於同一問題，不必只有一個答案，那是要留意的。要充分理解得其中的道理，才可讀下去。在數學與自然科學的場合來說，對於同一的問題，只限於有一個眞正的答案；但在禪的場合，却不是這樣，在禪家中提出最頻的問題，是所謂「如何是佛」；但對於這問題的答案，則有趙州的「殿裏底」、青峯的「丙丁童子來求火」、洞山的「麻三斤」、雲門的「乾屎橛」等等不同的說法。「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是要聽取禪宗的根本意向的問題，對此，趙州應以「庭前柏樹子」，香林澄遠則應以「坐久成勞」，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因此，有人以爲禪是可隨意加減的東西，但這見解是淺薄的。大抵功行深的禪者，有如大撞鐘，對於撞過來的東西，那些問題，對於其力的大小，境界的高低深淺，皆有相應的反响。大者有大反响，小者有小反响；它能回應調子高的，亦能回應調子低的。因此之故，對於同一問題，可有種種不同的答覆。它不固定於一個答案中，它却是具有活的具體的教理的禪。不過，對於其答案的高低、深淺，若只經由閱讀禪籍一路，那是不能把握的。那要聽聞高明的禪師的提綱挈領，有待他的教誨的。「識法者懼」，對於那些外行的判斷，我們應分外審愼留意。

第三，我們應常置於心頭的是，在禪的表現中，常有包含着表裏兩重意義的吊詭出現；因此，人們常常犯有這樣的危險，以爲只要環繞着文字的表面來解釋，便能見到其眞正的內涵了。試取「瞎」字爲例。所謂瞎，即指盲目，覺悟之眼或道眼未開之事。由文字的表面看來，這是一種貶抑的意思。事實上，以無眼子這樣的貶抑的意思來使用，亦是有的。但在「碧巖錄」第十則「睦州掠虛頭之漢」的頌中，有所謂「瞎漢」，却是指那些體會到作爲圓利的頂峯的「盲聾瘖啞」的境界的人物而言，是無上的讚詞。又，臨濟臨遷化之時，接過三聖慧然之一喝，說，「吾之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去。」其意即是，「我的大法，亦將朝向這盲目的遲鈍的驢馬亦即三聖方面滅去了。」這其實是與文字表面的意思完全相反，全面肯定這三聖之一喝之意。又，睦州對問話之僧，謂爲「掠虛頭之漢」，口上貶抑，實際却是稱讚之詞。而「這箇老賊」這種說法，又是在讚歎老練圓熟的禪師的場合中時常使用的一語。至於與此相反的，口上稱讚而實貶抑的情況，亦是有的。例如「伶俐之漢」，「好箇師僧」等，即屬這類。倘若不留意這點，則對於「碧巖集」第六十五則「外道問佛」中世尊對外道的評語「如世之良馬見鞭影而行」的實際意思，便可能完全弄錯了。事實上，很多人就字面方面而將之作稱讚之語來理解的，但這却是無可挽救的誤解。圜悟在「碧巖集」之本則與偈頌上所加上去的下語與拈弄，這樣的吊詭的表現特別多，應特加留意。

第四，對於能夠閱讀「碧巖集」的人來說，有些地方是特別要親切地注意的。這即是，要正確地把握本則的宗旨，則要深入地體會圜悟的垂示與雪竇的偈頌，看準本則的主眼所在。有名的禪學者曾說過，「所謂垂示，是陳述一般的原則，並不特別固定於某一則，而是適合於任何一則的。」這種說法好像最能流通，其實却是大大的謬見。實際上，各則的垂示是緊盯着本則的宗旨與工夫的着眼點的，它與本則有緊密不可分的關係，具有不能爲他者所代替的特性。又，偈頌是雪竇苦心之作，多數是在第一句至第二三句間提示出本則的主題，雖然間中亦有例外。因此，倘若依垂示與偈頌的開頭數句先把握本則的主題，則在讀本則時，便比較容易了解，而亦少差錯處。

八、

以上，我們下落到第二義，就有意閱讀禪籍的人的所需，而畧陳一二。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我心底裏的話，仍是：「若眞要把握到禪，則需要跟從正確的嗣法的禪師，作實地的禪的修行。

（下轉第28頁）

在國內不斷推展佛教文化工作，如創辦蓮華學佛園、華梵佛教學術院，和繼辦原泉出版社（原在香港創辦），出版佛教經書及著論，舉辦佛教文物展、清涼藝展，和國際文化交流座談會等，生活異常忙碌，常至晨間一、二時猶未休息，故無暇出國宏法。近年來由於清涼藝展在台北省立博物館展出四屆，闡揚儒佛文化深受社會人士重視，如中央日報報導：「清涼藝展驅酷暑，書詩畫闡述爲人處世哲理，藝術品蘊含佛家無我意境」，於是海外人士不斷來函和親自來邀請曉雲導師將清涼藝展展出於海外。直到今年始應比京布魯賽爾文淵閣的邀請，秋季於比京舉辦清涼藝展，且巡迴展覽於荷蘭、法、德等地。

據曉雲導師來示所列行程，敬知導師在參加國際佛教學術研究會議後，即訪問美國佛教團體，以了解美國目前佛教情況。且有加拿大之行，乃應溫哥華一帶華僑及雲門青年之邀請，前往宣講佛法，事後搭機飛往比京。在比京得我國中山文化中心傅維新專員伉儷、及郭榮助居士（及夫人）等之助力，於文淵閣舉行第五屆清涼藝展——海外初次展出（十月十七至廿六日。國內第五屆清涼藝展，已於佛誕紀念日假陽明山腰華梵佛教學術院展出。同時亦在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舉行出國預展），甚得比國好評與重視。而比國人士也渴望佛法，多次請曉雲導師久住，以便傳授他們禪法及靜坐等。在比京展覽結束後，曉雲導師赴荷蘭，（十月卅日）傅專員會對導師說：「荷蘭華僑之多，爲中歐之冠，法師前往慰勞他們，和爲他們談些佛法，是有很大的意義。」在荷蘭中華會（無異是中國領事館），導師受到羅輔聞先生及僑領等的熱烈招待歡迎，並在中華會陳列佛教禪畫：「……一陣烘然熱鬧的場面，接受了華人（間有荷人）廣東同鄉等的請求，講述世尊成等正覺的道理，於是籍畫說法，愈來人愈多，愈聽佛法愈高興，竟有人要求在荷蘭開辦佛堂……吳秘書長便準備了講台的花瓶等，隨即宣報：『請曉雲法師登台說法』……我即講儒佛文化二千年之相彰互映，約四十分鐘。最後並提供僑胞，忙中要偷閒保護身心健康——爲負荷中華文化精神之責任。」（以上所引乃曉雲導師來函之原文）事後，導師又到阿姆斯特丹（十一月一日）參訪東方藝術學院，並與該學院教授討論有關「現代佛教藝術之發展」等問題。十一月初旬將赴德國主持清涼藝展，和應德國人士及華僑之邀請專題演講，以及有法國等地的宏法行程。

曉雲導師這次的歐美之行，已是第二次的歐美之行了（二十餘年前導師曾寰宇周行舉行畫展），這次的心境與以前大不相同，正如導師來示雲門諸弟子函中說：「……便在衝雲駕霧的騰空飛度中，我俯視白雲朵朵，又堆堆中，雲層下，又是山。是山，哦！雲山啊！但不是像二十餘年前所見之雲山所能感於詩情畫意了，爲什麼？以前藝術心境濃，而今悲智滿懷，雖則『肩擔行李躭風月』，但有時仍不易躭，或躭之時，不得任我徜徉了，眞是從『見山不是山』，又回到『見山是山』了。……『果成花已空』此是一種極迴環的境界，你們還未體會得到的呀！」將藝術心化爲時代菩薩悲情，這實是曉雲導師對時代人心的深大啓示。

六十七年十一月寫於陽明山蓮華學佛園

卍　卍　卍

（上接第8頁　如何閱讀禪籍）

未達到作爲禪者的境界的相當的階段，不要閱讀禪籍。關於要從認知一面來學習禪，這且不說；但倘若要修習禪道，把握禪的眞髓，即此而充實有限之人生而無悔，則還是把禪籍一類東西暫時擱置開爲佳。」爲甚麼呢？這是由於，禪籍，特別是正宗的禪籍，是寫自己在修行中如何精進，如何轉迷開悟之實，進而闡明在悟後的修行中如何刻苦地使道眼明朗化。倘若境界未足修行未熟而去讀它，則甚麼也不會明白，反而會成爲修行的魔障，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已，「循門而入非家珍，一一自胸襟流出，蓋天蓋地」，那是禪修行的大道。徒然潛玩閱讀禪籍，那不過是嚐佛祖的涎唾，吸古人覺悟的廢料，而自慰於黃蘗的所謂「噇酒糟之漢」的境界而已。無論如何，初學者在閱讀禪籍之暇，總要亟亟學習打坐。